

牢牢地掌握党的基本路线

— 路线教育讲座 —

福建省龙岩县图书馆编印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

前 言

十年前，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这条基本路线，指出了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提出了解决矛盾的任务、步骤和方法，规定了必须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这个总政策，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和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怎样才能发挥自己的先锋队的作用。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所提出和指明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包含着十分深刻而丰富的内容。它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总路线，是照耀着我们各项工作胜利前进的灯塔。

刘少奇一类骗子妄图实现他们改变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从右的或形“左”实右的方面干扰和破坏我们党制定的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归根到底，也就是要想改变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这条基本路线。我们同刘少奇一类骗子作斗争，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还是改变毛主席这条基本路线的斗争。因此，就必须牢牢记住并掌握好党的基本路线，以这条基本路线为纲，来观察分析和处理各项工作中的问题。各项工作离开了它，就会犯右的或“左”的错误。

为了正确理解和掌握党的基本路线，《山西日报》最近开辟了《牢牢地掌握党的基本路线》的专栏，请了一些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分别就党的基本路线中所提出的基本观点，联系实际，谈了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和体会。我们感到很好，特把它编印出来，作为农村基层干部、政治夜校的学习材料。希望大家都能来关心和研究这些问题，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斗争实际，进一步弄懂弄通党的基本路线的精神实质，把路线教育不断引向深入，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更加深入、扎实，更有成效地向前发展。树雄心，立壮志，抢时间，争速度，为实现明年我县粮食生产上《纲要》而努力奋斗。

目 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1)
要认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	(5)
不可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8)
要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12)
充分注意睡在我们身旁的敌人.....	(15)
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	(18)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21)
革命是分阶段按步骤地前进的.....	(25)
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	(28)
正确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31)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曲沃县杨谈大队党总支书记 王德合

我们要正确理解和掌握党的基本路线，就得首先弄清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是不是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样一个根本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人现在还认识不清。在俺们大队，有的人就说：“现在地主没地了，富农不富了，都凭工分吃饭，还有啥阶级？”还有的人说：“咱们队里只要地主富农这些老家伙们一死，阶级敌人就完了。”也有些人说什么：

“人家有的村就没有地主富农，现在一定是不存在阶级了。”这些说法对不对呢？不对。毛主席说：“**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远的不讲，拿俺们大队近十年来的事实来看，就满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而我们有些同志之所以有这种糊涂认识，都怪看问题的方法不对，受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影响。

杨谈，在一九四九年土改后，就没收了地主的财产，分了富农的土地，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合作化以后，又实行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这样，从现象上看，好象是“地主没地，富农不富”，“大家都一样了”。可是，阶级的划分，不仅要看经济，而且要看政治和思想。虽然在经济上，我们没收了地主富农的财产，但并没有没收也不可能没收他

们的阶级意识和反动思想。他们这些人，人还在，心不死。他们之中的有些家伙必然要进行破坏活动，利用各种机会图谋复辟，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俺们大队有的阶级敌人，还保存着“变天账”，并利用封建迷信，搞传宗接代，续家谱，领着儿子认房、认地，极端仇视社会主义，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第五生产队一个地主分子和一个富农分子赶着一辆马车拉土，两个家伙臭味相投，一唱一合。一个说：“看现在过的是啥光景！”一个说：“看咱过去过得多美！”为什么我们贫下中农整天对社会主义的好处唱都唱不完，而他们却对社会主义那样恨之入骨呢？说穿了，还不是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两个阶级吗？现在地主虽然“没地”了，可他还老想着过去的“地”；富农虽然“不富”了，可他还老想着过去的“富”。“没地”、“不富”是现象，“想地”、“想富”才是他们的阶级本质。这种阶级本性就决定了他们的顽固的阶级立场。人常说：“狗行千里要吃屎，狼行千里要吃羊”，就是这个道理。

照同样的道理来看，有的地主富农看来也是“凭工分吃饭”，但他们和我们贫下中农对待集体经济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我们贫下中农种田是为了革命，而他们却一有机会，就想尽办法进行破坏。有一次，第二生产队在中耕棉花时，一个老贫农和一个富农分子同在一块地里干活，两个人用着一样的工具，使着一样的牲口，这个富农分子，一下就耕掉了整整一行共三百八十株棉花。可是这位老贫农连一株棉苗儿也没有伤着。这是为什么？还不是因为阶级立场不同，做出的事来也就不同。可见，认为“现在地主没地了，富农不富了，都凭工分吃饭，还有啥阶级”的看法，是很错误的。

至于“地主富农一死完，就没有阶级敌人了”，“有的地方没有地主富农，就不存在阶级了”，这两种说法，好象认为一提阶级，就单单指的是地主富农，如果没有地主富农，也就谈不到阶级的存在了。依我看，这种认识也是片面的。地主、富农只是阶级存在的一个因素，但决不是它的全部。毛主席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毛主席还说：“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孔夫子已经死了两千多年了，但他那种腐朽的封建思想，至今还毒害着人们。刘少奇一类骗子不是也在那里宣扬“孔孟之道”，鼓吹“人类之爱”吗？所以说，老的孔夫子死了，还有新的“孔夫子”；老的地主富农死了，还会有新的阶级敌人产生。不过不叫地主富农罢了。俺们村有个社员，由于受了阶级敌人的腐蚀拉拢，结果站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攻击社会主义，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就充分说明了，阶级斗争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再说，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反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脑子里。比如说，为什么刘少奇一伙推行“三自一包”、“分田到户”时，有些人就拚命跟着走？为什么刘少奇一类骗子后来搞“政治可以冲击其它”、“割私有制尾巴”等极“左”的一套东西时，又有些人使劲学？难道这些人都是地主富农吗？显然不是。就拿俺自己来说吧，脑子里也常有两个阶级、两种思想斗争的反映。前几年，在刘少奇一类骗子形

“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队里一时出现了平均主义、形式主义等歪风，俺就没马上抵制，还认为是对的。直到后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时，思想认识才明确了，才做了纠正。第一生产队有个小伙子，原来他认为自己出身好，是党员，又当干部，没啥问题，可是后来他背上了这些包袱，不注意改造自己，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结果犯了贪污盗窃的错误，走上了邪路。可见，作为阶级的存在来讲，不光是指地主富农搞破坏。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现在，一些地主富农还活着，就是这些人死了以后，他们的阶级意识和反动思想还会继续腐烂发臭，毒害一些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从以上谈的这些可以看出，阶级和阶级斗争充满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就要求我们，时时刻刻都千万不能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原载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山西日报》）

要认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

夏县涇底大队党支部书记 郭兴运

最近，我们大队在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罪行时，社员们争论起这样一个问题：

开始，有个社员说：“我真没有想到，打倒了刘少奇，又出了刘少奇一类骗子！”

另一个社员接着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今后还可能出现。”

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又有个社员问道：“你又不是神仙，你怎么知道还可能出现呢？”还有的说：“照他这样讲，阶级斗争就没个完啦。”

现在，我想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和大家一起来讨论。

我觉得，社员们提出的这些问题都很实际，牵涉到对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如何认识的大问题。

阶级斗争是长期性的，还是短期性的，究竟有没有完呢？我说，阶级斗争是有完的。如果没个完，那我们革命是为何呢？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嘛！那么，阶级斗争什么时候才会完呢？毛主席说：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

息。”这就是说，阶级斗争决不是短时间内能够结束的。就从我们大队来看，解放二十多年来，阶级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土改时期，贫下中农分了地主的田地，地主阶级就进行反攻倒算，我们狠狠地打退了他们的反扑。可是到了合作化时期，一小撮阶级敌人又跳出来煽动群众闹退社。后来经过反右斗争，我们又给了阶级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可是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阶级敌人又猖狂活动起来，大搞投机倒把，破坏集体经济。“四清”中，我们搞社教，阶级敌人又公开诬蔑社会主义；接着我们搞文化大革命，阶级敌人又千方百计，大搞无政府主义，挑动群众斗群众。直到现在，一小撮阶级敌人还在蠢蠢欲动。总之，我们每前进一步，阶级敌人都要伺机进行破坏和捣乱。“树欲静而风不止”。只要阶级还存在一天，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

既然这种斗争是长期的，为什么每当出现一次大的斗争时，有些人就感到吃惊，总觉得有些“想不到”呢？这主要是因为一些同志往往把阶级斗争的一次胜利看成是最后胜利了，把一部分阶级敌人的垮台看成是全部消灭了，把阶级斗争的时起时伏看成是时有时无了。

我们大队在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胜利后，就有人说：“这下子永远太平了。”可是，没过多久，一小撮阶级敌人又跳了出来，疯狂地破坏合作化运动。经过反右斗争的胜利，又有人认为从此不会再有斗争了。但是，时隔不长，一小撮阶级敌人又跳出来，反对“四清”运动。可见，一次斗争的胜利，只能说明我们打败了阶级敌人的一次进攻，使革命向前迈进了一步，但决不能说明是最后的胜利而可以不要再斗争了。因为，阶级敌人为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总是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非跳出来捣乱不可，我们只有不断斗

争，直至把他们彻底消灭，才会取得最后胜利。

可能不可能经过几次斗争，就能把全部阶级敌人都消灭干净呢？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村有个历史反革命分子，隐藏了多年，还担任了大队治保主任。他平时表现得很“积极”，开会到得早，劳动往前跑；开口称“大哥”，闭口叫“大嫂”，逢人总点头，一说就带笑。因此，人们都说他好。可是，到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叫嚣窜犯大陆时，这个家伙见时机已到，就跳出来，制造谣言，散布战争恐怖，这才被我们揪了出来。当时就有人惊讶地说：“没想到，这家伙原来是一个人面兽心的坏蛋。”由此看来，明牌的阶级敌人消灭之后，暗藏的敌人依然存在。这和我们锄田一样，锄过一遍草以后，还会有杂草再生，还得要继续锄。“庄稼不收，锄把不丢”，抓阶级斗争也是这样。

有些同志把阶级斗争的长期性看成是短期的，是因为不能正确地看待阶级斗争“起”与“伏”的现象。毛主席教导我们：“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所以，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斗争的长过程中的每个阶段上，矛盾着的斗争有的时候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有的时候就处于比较激化的状态，有“伏”有“起”。“伏”的时候，斗争依然存在，阶级敌人只不过是暂时退却，还准备卷土重来，并不是风平浪静了。比如说狗在咬人时，当人狠打它一棍子的时候，它不会马上再咬你，它得退几步喘喘气。要是我们这时认为那狗再不会咬人了，就放下自己手里的棍子，那么，当狗喘过气来再咬你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吃亏的。一九六四年，我们大队经过一场

激烈的斗争，清洗了钻进领导班子里的阶级敌人，改选了党支部。当新的党支部成立之后，有些人就认为，这下班子纯了，阵线清了，以后可该安心地抓生产了。可是，就在这风平浪静的时候，一个地主分子对新任支书吹捧说：“你当了第一把手，咱村的变化可就快啦。”后来，他又对这个支书进行腐蚀拉拢，趁支书的爱人生了一个男孩做满月的机会，偷偷给送了个银项圈。这样，新任的支书就不知不觉地被“糖弹”打中了。在一次支部会上，他不顾群众的反对，提出要给那个家伙摘掉“坏分子”的帽子。以后，这个新任支书经过群众多次教育和帮助，他才恍然大悟。从这件活生生的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阶级斗争表现为“伏”的状态的时候，阶级敌人并没有睡大觉，只不过是他的活动手法变得更隐蔽，更容易迷惑人罢了。

因此，我们要牢固地树立阶级斗争长期性的观点，在打倒了刘少奇一类骗子以后，还要注意可能出现新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这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必然规律。

（原载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三日《山西日报》）

不可把复杂的 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永济县王村大队党支部书记 高鸣钟

我们农民都懂得：搞农业，种庄稼，整天和“老天”打交道，是一门复杂的科学。种籽、肥料、土地、水、季节，甚至刮风、下雨、晴天、阴天等等，都得考虑到、安排好，

不然就夺不了丰收。种庄稼这样复杂，阶级斗争就更是如此。所以，我们不能把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看得简单了，就会上当受骗走错路。在这方面，我们是有着深刻的教训的。

一次，是一九六二年，当时蒋介石匪帮叫嚣窜犯大陆，我们大队有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就公开跳出来，到集体槽上拉走了他入社的牲口，边走边喊：“社会主义走不成啦！”我们就一眼看出了他在搞破坏活动，马上就对他实行了专政。可是后来，他采用腐蚀拉拢的手法，我们就上了当，直到把一些干部拉下了水，我们才醒悟过来。

另一次，是在刘少奇一伙大刮“三自一包”的妖风时，我们大队一小撮阶级敌人又跳了出来，说什么“包产到户能增产，要想发家靠单干”。当时，我们又一眼看穿了阶级敌人的狼子野心，坚决刹住了这股歪风。可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一类骗子从“左”的方面进行干扰破坏，提出“割资本主义尾巴”，我们却误认为这是“革命”的行动，“走共产主义嘛，越快越好！”结果把自留地和按劳分配的政策，都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给割掉了，使革命和生产受到很大损失。

还有一次，去年六月，俺们大队突然遭到一场几十年罕见的特大雹灾，棉花和早秋作物全被砸毁。面对这场灾害，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提出：泰山压顶不弯腰，打毁多少补种多少，不给国家添麻烦，灾年照样夺丰收。就在这时，有个地主分子别有用心地说：“人想多收天不容。现在还搞补种，真是不管社员死活！”煽动社员出外抓现钱，各自想办法。这一次我们又一眼识破了他的诡计，组织群众对他进行了批斗。可是，后来大队一个主要负责干部，在阶级敌人煽

动下，也坚决不同意再补种，主张想别的办法，或者伸手向国家要救济。当时我们却不认为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结果，使抗灾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

从以上三次教训看，说明“**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只知道阶级敌人干坏事，不知道阶级敌人怎么去干坏事。所以，当阶级敌人向我们明目张胆地进攻的时候，我们就能及时识破；相反，阶级敌人暗地里进行破坏或者换了一副面孔时，我们却识别不出来。有些同志在阶级敌人的“炮弹”面前能顶得住，而在阶级敌人的“糖弹”面前就容易被打中。对社会上的阶级敌人我们的警惕性比较高；然而，对于党内的斗争我们却认识不清。阶级敌人从右的方面来进攻，我们能给予抵制；然而，阶级敌人从形“左”实右的方面来进攻，我们却容易上当受骗。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阶级敌人深知再明火执仗地蛮干，那是拿着鸡蛋往碌碡上碰，自取灭亡。所以他们除了有时赤膊上阵和我们斗以外，更多地是采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嘴里叫哥哥，怀里揣家伙”。刘少奇一类骗子正是这样的坏蛋。他拉大旗作虎皮，口喊“万岁”、“紧跟”、“照办”，暗中却在干着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勾当。他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有意制造混乱。说到底，还不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推翻我们无产阶级的江山，复辟资本主义吗？如果我们对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这种阶级斗争的新特点认识不清，就必然要吃亏上当。

再一点，阶级斗争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里，而且还大量地表现在政治思想领域里。阶级敌人有的公开散布封、资、修的黑货，腐蚀我们的思想；有的采取腐蚀拉拢的手法，搞什么吃吃喝喝，请客送礼，把我们的干部拉下水；有的利用宗族派性，散布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搅乱阶级阵线，以便从中混水摸鱼；有的毒害青少年，使我们一些年轻娃娃走上犯罪的道路。对于这些，如果我们不加警惕，也会不知不觉地当了阶级敌人的俘虏。

毛主席说：“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一小撮阶级敌人还在，心不死，阶级斗争还会长期进行下去。敌人还会采用更阴险更毒辣的手段向我们进行反扑。他们的鬼花招有些已被我们戳穿，有些我们还没有弄清。同时，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我们党内来，人民内部矛盾还常常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互相之间还会转化。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以后的斗争还会更加复杂。但是，我们深深体会到：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头脑简单化。只要我们坚持认真看书学习，牢牢地掌握党的基本路线，记住这十多年来阶级斗争的丰富经验和教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能时刻掌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把社

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日《山西日报》)

要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晋城县秦庄大队党支部书记 韩和尚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多次指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朝共产主义方向前进，资产阶级却一心想复辟资本主义，妄图改变我们国家的颜色。这些年，斗争来，斗争去，尽管形式不一样，内容不相同，但实质只有一个，这就是一个要朝前走，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要倒退，复辟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焦点。可是有些人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理解，想不通。他们说：我们有毛主席的好领导，党的威信这样高，国家强大，人民团结，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就算有几条泥鳅吧，还能翻起大浪？

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的意愿，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按照群众的意愿办事就胜利，违背群众的意愿就失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因而是不可战胜的。一切反动派，反共反人

民，逆历史潮流而动，注定要失败。这也是历史事实。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社会主义的强大，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就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大觉了。国内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和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时都企图阴谋复辟；国际上的帝修反和他们遥相呼应，紧密配合，咬牙切齿地要和我们较量。如果我们有和平麻痹思想，放松警惕，就会给资本主义复辟造成可乘之机。

我们刚办社那阵子，阶级敌人看见我们走合作化道路，慌了手脚，就在暗地里吹冷风，妄图搞垮合作社。他们别有用心地说：“人多乱，龙多旱，媳妇多了做不成饭”，“合作社里打哄哄，打不下粮食肚里空”。我们呢？刚刚取得一次大的胜利，有些麻痹大意，没有防住阶级敌人这一招，叫敌人钻了空子。一时间，闹得乱糟糟，不少人提出要退社搞单干，差一点把合作社搞垮。就在这关键时刻，党支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带领广大贫下中农坚持走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道路，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才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事物在斗争中前进，矛盾在斗争中解决。阶级敌人是被斗垮的。社会主义是斗出来的。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坚持不懈地和资本主义倾向斗。可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有些人却想当“老好人”，“好人好事不夸，坏人坏事不抓”，“遇事少开口，困难绕道走”。群众尖锐地批评他们是“手抓两把泥，脚踩西瓜皮”。我们大队里，有个别人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偷砍集体的树木，在家里做私活，卖高价。我们总觉得老邻本院，出门相见，说了难看，就没有及时进行批评教育，结果，阶级敌人就乘机活动，煽动说：“秦庄要发财，庄稼带买卖”。这种“老好人”态度，实际上是听任资本主义自由泛滥，就是放弃社会